



VALE COLUMBIA CENTER
ON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 JOINT CENTER OF COLUMBIA LAW SCHOOL AND
THE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 热门问题的观点

系列 22 2010 年 5 月 5 日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编辑: Lisa Sachs (Lsachs1@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Rex Chatterjee (rchatt@law.columbia.edu)

金砖四国跨国公司如何应对国际政治风险

Premila Nazareth Satyanand*

时至今日, 政治风险仍旧困扰着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投资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随着新兴市场中更多的公司进行海外投资, 这也成为它们所必须克服的困难。

《2009 年世界投资与政治风险》¹首次关注了这个问题, 并发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BRIC) 的公司比别国公司更为担心政治风险。尽管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对最大的 90 个 BRIC 投资者这一个小样本的研究, 却仍然发人深省。

根据 UNCTAD 的报告, 2000 年到 2008 年间新兴市场 FDI 的流出量已经从 1000 亿美元增加到 3500 亿美元,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砖四国投资量的迅速增长所致。²尽管大部分 FDI 都流入发达经济体, 但 BRIC 公司的投资规模不断增加, 投资范围也扩大到其他新兴市场。

防范政治风险

如上所述, 调查数据显示, 在向新兴市场投资时, BRIC 公司比别国更为担心政治风险。这并不奇怪, 相比于主动远离最不安定市场的别国公司, BRIC 公

* Premila Nazareth Satyanand (premila@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独立的完成了本文。她工作于联合国跨国公司与经济情报部门, 并担任世界银行顾问。作者希望感谢 Persa Economou Mark Kantor 和 Lauge Poulsen 对本文的有益建议。本文中作者的观点不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或其合作伙伴及支持者的观点。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ISSN 2158-3579) 是同行评议刊物。

¹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World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isk 200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2009)。BRIC 的数据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可持续投资中心 (VCC) 的调查。

² 2000 年至 2008 年间, 巴西对外投资从 30 亿增至 210 亿, 俄罗斯从 30 亿增至 520 亿, 印度从 3.36 亿增至 180 亿, 中国从 20 亿增至 520 亿。

司大量投资的目的地是那些被认为是“世界最具政治风险”的发展中经济体。例如，巴西将委内瑞拉视为五个主要新兴市场投资地之一，尽管它位于世界上最具风险的五个市场之列。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印度对俄罗斯和非洲，以及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和独联体也是同样。还需注意的是，样本中自然资源型公司占了较大的比重，而这类公司对政治风险更为敏感。

同别国公司一样，BRIC 公司最担心的是违约风险以及货币兑换和资本转移的限制。其中，俄罗斯和巴西的公司最担心违约；中国公司最担心战争和内乱；印度公司最担心兑换和转移限制。同时，9%的印度公司担心财产没收，平均 26% 的其余三国公司也如此。

同样，BRIC 公司也对自己评估政治风险、实施已有缓解策略的能力充满信心。但他们在预测新的政治风险、评估新的缓解策略以及确定政治风险管理中的角色方面做得还不够。他们仍和别国公司一样依赖于非常规政治风险降低策略，给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险评级。全球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风险分析和东道国的承诺，而调查中俄罗斯公司最依赖于东道国的承诺，中国依赖风险分析，印度和巴西依赖当地市场。样本中一半的巴西公司还依赖于自身的远期规划。

BRIC 跨国公司与政治风险并肩前行

同别国公司一样，很少有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公司去购买政治风险保险（PRI），不过俄罗斯的公司却非常重视它。更重要的是，BRIC 样本中 27% 的公司称他们对 PRI 产品并不熟悉，48% 表示缺少适合的 PRI 产品，这些比例都是全球样本的两倍。一些 BRIC 公司指出，现有的 PRI 产品设定的政治风险范围过于狭隘，无法在实际中使用。他们只是迫于金融家的压力才购买。另一些公司称，他们是受到 PRI 的高额成本和繁复合约的阻碍。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公司指出，目前的 PRI 思维逻辑并未充分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类型。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担心发达国家的政策和管理发生突然变化，而发达国家是这些公司全球竞争策略的核心，公司在其中有着数以亿计的投资。例如，印度的 IT 行业跨国公司曾因美国签证和外包相关政策的突然变动而受到损失。在早期，发达国家曾被认为绝对“安全”，但现今他们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现有商业规则的突变会打乱全球的商业模式，其造成的损失并不低于在战略新兴市场遭遇资产没收或恐怖主义。

这就是说，53%的 BRIC 公司希望政治风险保险进一步发展，其中以中国和印度的公司最为热衷，而全球样本公司中仅有 40%这样认为。

母国政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回应。首先，可以为他们的国际化公司提供或扩大政治风险保护。尽管全球私营部门保险人和国际捐助也可以提供这类保护，但许多 BRIC 的国际投资者发现他们的政府部门对他们的需求更为负责。他们也需要政府的 PRI 营造更积极的市场，如同私人 PRI 公司所做的。

其次，通过允许当地私人保险公司与外国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协议使其拥有提供 PRI 保险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新兴市场的保险公司能独立的提供这类保护，因为 PRI 是一类特殊产品，他们的保险能力是有限的，在一些国家，保险规则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硕士生孙蓉蓉翻译）

转载请注明“*Premila Nazareth Satyanand*, ‘金砖四国跨国公司如何应对国际政治风险’,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No.22, 2010年5月5日。转载需经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授权 (www.vcc.columbia.edu)。”

请将副本发送至哥伦比亚维尔中心 vcc@law.columbia.edu。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维尔哥伦比亚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Lisa Sachs，副编辑，(212) 854-0691, Lsachs1@law.columbia.edu。

由 Karl P. Sauvart 博士领导的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VCC)是由哥伦比亚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机构。它力图成为全球经济环境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事务的领导者。VCC 致力于分析和讲授对外直接投资公共政策和国际投资法的含义。